

教授之屋



Willa Cather

The Professor's House



〔美〕薇拉·凯瑟 著

庄焰 译



Willa Cather
The Professor's House

教授之屋

【美】薇拉·凯瑟 著 庄焰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授之屋/(美)凯瑟著;庄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21-3958-3

I. ①教… II. ①凯…②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3925 号

出 品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海力洪

特约编辑: 世 光

封面设计: 丁威静

教授之屋

(美) 薇拉·凯瑟 著

庄 焰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36,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58-3/I · 3051 定价: 2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0805

“一块绿松石镶嵌在哑银上，是吧？对，一块绿松石，嵌在哑银上。”

——路易·马塞卢斯

第一部分 一家人

I

家搬完了,妥当了。圣彼得教授独自待在搬空的房子里。结婚之后他一直住在这里,在这儿干事业,在这儿带大了两个女儿。一幢房子能有多丑,这房子差不多就有多丑;四四方方的,一共三层,涂成灰扑扑的颜色——门口的走廊相当狭窄,很不适意,地板斜向一边,台阶也陷了下去。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九月清晨,教授在空荡荡、有回声的屋子里慢慢地踱着脚步,一边满怀着心思、把这么长时间里一直容忍下来的不便之处又巡视了一遍。过于陡峭的楼梯台阶,磕腿绊脚的穿堂走廊,还有那个不尴不尬的橡木壁炉罩——包在绿色铁栏的壁炉外面,两边是粗粗的圆柱,顶上还有威风凛凛的大木球。

二十多年来,那几级摇摇晃晃的台阶,还有楼上走廊里吱嘎作响的几块地板,每天都让他烦恼好几次,它们现在还在那儿摇晃着、吱嘎响着。他的手很巧,其实顺手就能修好,不过事情总是很

多,没工夫全都顾到。他走进厨房,以前在炊事的间隙里,他总在这儿做些木工活。他上楼来到二楼的浴室,现在这儿只剩下一个刷着油漆的搪瓷浴缸了——龙头很旧,哪个管子工也没办法把它拧紧不漏水,窗子要来回晃荡着才能勉强推上推下,放毛巾的柜门永远也关不上。他同情女儿们的不满,可是她们说浴室应该是一个家里最迷人的地方,这他不能完全认同。他在凡尔赛的一幢显然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房子里度过了青年时代最幸福的几年时光,还认识一些风采迷人的朋友,他们根本就没有浴室。不过,他太太说得对:“如果你的国家为文明做出过什么贡献,哪怕就这一样,为什么不要呢?”多少个夜晚,熄灭书房的灯光以后,他会穿着睡衣跳进那个罩了一层又一层涂料、无论怎么伪装也不像陶瓷器具的浴缸。他的睡衣,给浴缸又添了一层外罩。

教授穿睡衣并不难看,他衣服穿得越少越好。他身上每个部件都显示出它们长在一副完美的骨架上——游泳健将的熊背蜂腰。圣彼得出生在族群混居的密歇根湖(一边住的是加拿大的法语人群,另一边是美国农民),可大家都说他长得像西班牙人。这可能是因为他在西班牙待过很长时间,还是某一段西班牙史的权威。他有一张棕色的长脸,椭圆形的下巴,下巴颊上那一簇精心修剪的范戴克式的短尖胡须就像闪亮的黑色皮毛。他发质如丝,黑亮异常,黄褐色的皮肤带着金色的光芒,鹰钩鼻,鹰一样的眼睛有点棕有点金有点绿。他的眼眶很大,足够眼球东瞄西转。眼眶上横着一弯浓密的黑眉毛,眉梢像军人的胡子那样突然上扬。因为他眉形不善,学生们都管他叫梅菲斯特——这跟眉毛下面四处探

看的眼睛也不无关系；那双眼睛，光芒一闪就能从人群中识别出朋友、或是与众不同的陌生人。这双眼睛没有失去那如炬的光芒，不过眼下，它主人的活力正在消退。

女儿凯瑟琳给他画过好几张惟妙惟肖的水彩肖像，有一次她说：“爸爸耳朵上边到头顶这一部分让他显得最英俊；他最好看的就是这部分。”他头上的这个部位饱满而光滑，铁板一样硬邦邦的，密密麻麻的黑头发在头颅最丰满的部位划出一道明暗线。从侧面看过去，他的头颅个性鲜明、轮廓清晰，完全没有人类头颅的随意感，倒像是雕塑出来的作品。

教授透过一扇残窗，碰巧看见了后花园，他看到这令人愉快的景色，便快步下楼，从空屋里灰扑扑的空气和令人不快的光线中逃了出来。

围墙里的花园一直是他生活中的慰藉——也是邻居们看不惯他的一个缘由。大女儿出生后不久，他的太太开始不大通情达理起来，嫌他在湖里和网球场上花的时间太多了。他就侍弄起花园来。这项事业得到了房东的支持和帮助。房东是个退休的德裔农民，性格温良，只要不让他掏钱，各方面都称得上是大方宽厚。假比说教授恰巧生了孩子、或者要操办一场招待同事的晚宴、或者家里有了病号，又或是不管什么原因造成了额外的开销，阿佩尔霍夫都会很乐意等他延付房租；但若要是他出钱修缮什么，可是绝对没门。尽管如此，老头在花园这个问题上，还是让步了。他拖着弯腰驼背的身躯，给房客拿来了种子和可以扦插的枝条，还出了很多好主意。甚至出钱分担了一半搭建灰泥

墙的花销。

教授成功地在汉密尔顿营造了一个法式花园。半英亩地里没有一片草坪，整齐划一，都是耀眼的沙砾、夺目的灌木和鲜艳的花朵。树木是肯定有的，有一棵东枝西杈的七叶树，后面的白墙边有一排修长的钻天杨，居中还对称地种了两棵圆顶菩提树。花园的边边角角里，种了一团团绿蔷薇，那多刺的枝蔓绞缠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形成一团团巨大的灌丛。其他的，还种了一畦香草。在墙头那边，肉粉色的天竺葵铺泻下来，还有长势正好的法国万寿菊和大丽花——汉密尔顿没有人能种出这样的大丽花来。二十多年来，圣彼得一直照看着这片土地，渐渐地得心应手。春天里，当他开始思念其他地方，或者因为某些还没做完的事情生出焦虑情绪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消磨掉他的烦躁与不满。在那些不能到海外去的漫漫夏日里，他就待在自家的花园中，让妻子和女儿们去科罗拉多避一避这草原的暑热——这种潮湿的热度对小麦和玉米大有裨益，但只会让人类感到筋疲力尽。在那些月份里，他又是单身一人了，他会带着文件，在菩提树下的折叠躺椅上工作；早饭、午饭，喝茶都在花园里。他曾和汤姆·奥兰坐在那儿，在温暖柔和的夜晚里，一谈就是大半夜。

不过在这个九月份的清晨，圣彼得知道，流连于秋花丛中也无法避开变动带来的不快。他的工作间下面是一所死气沉沉的空屋，而他，得拿出男人样来接受适应这一点。他掐下一朵天竺葵，手里拿着花朵，毅然上了两层台阶来到三楼。在斜坡屋顶下，还有一间屋子留有摆设，如果这些也算得上摆设的话。

低矮的天花板从三个方向斜切下来,东面斜下的趋势被一扇方形窗阻断了,窗子向外推出,用窗台上的钩子撑住,大开着。这是唯一一个透气透光的开口。墙壁和天花板上都贴着黄色壁纸,以前难看极了,不过这会儿颜色已经褪成了一种不再惹人烦恼的中庸色调。地上的席子早已破旧不堪,粗糙刺人。靠墙摆着一张胡桃木的旧桌子,桌子一侧的活动翻版撑开,上面有序的摆着一摞摞文件资料,桌子前面有一把藤椅背的旋转办公椅。多年来,这个黑压压的小窝就是教授的书房。

楼下,在小客厅旁边,他有一个给人看的藏书室,满是书架,放着他所有的图书,还有一张很好的桌子,他总在那里写信。不过那是个假象。这里才是他工作的地方。这儿不仅属于他。秋天里有三周时间,然后春天里又有三个星期,他得和女裁缝奥古丝姐分享这个小房间。她是老房东的侄女,为人可靠,是个有条不紊的、做针线活的老处女,一个极其虔诚的德国天主教徒。

奥古丝姐五点钟收工,而教授平时都只在晚上才来这里工作,所以他们不常会产生摩擦,况且两个人都不乏相互体谅的好意。奥古丝姐每天晚上离开之前,都会扫去地上的杂屑,把服装纸样卷好,阖上缝纫机,再把箱式沙发上的线头摘干净,免得这些线头在教授工作之余躺一会儿的时候沾到他的居家服上。

圣彼得这边呢,午夜时分熄灯之前,会仔细地把烟灰和烟草残渣擦拭干净——奥古丝姐讨厌吸烟——再把推窗的钩子撑到第二栏,开到最大,让夜风尽量带走烟斗造成的味道。但是她挂在制衣模型上的那些没做完的衣服往往早已吸足了烟味,他明白,她在第

二天早晨继续缝纫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烦恼。

他俩之间很多逗闷子的话题都跟“制衣模型”有关。奥古丝姐称为“胸像”的制衣模型立在房间最黑暗的角落里,放在一个终年存放毛毯和冬用披肩斗篷的高大木柜子上。那是个无头无臂的女性半身模型,表面是一种黑色的加强棉布,那个部位名副其实丰满异常,所以有一次教授对奥古丝姐说,她管这东西叫“胸像”完全遵循了语言的规律,简便的转喻。教授常会说些有伤风化的言语,但奥古丝姐喜欢,因为她确信他的为人得体而明理。尽管这模型看上去波涛起伏特别丰满(仿佛你可以把头靠进那深吸气时呈现出的柔柔绵意,然后永远安心地靠在那里),可不管你之前摸过多少次,伸手一摸还是会遭受巨大的打击。它表面极不怡人,是你想象出来的最不舒服的感觉,那种坚硬,不是木头那种硬——木头对触碰有鲜活的反弹,手是能感受到的——也不像能把手指的力道吸进去的毛布毡子。那是一种死气沉沉、毫无反应,疙疙瘩瘩的硬,就像是用腻子、或者锯木屑填充出来的——摸上去难受极了,可不知为什么却总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你骗住。不管你摸过多少次,就是不相信触感会像上回那么难受。

第二个制衣模型比较直白袒露,是个女性全身模型,金属丝搥出来的裙子形状,有个金属线的小掐腰。一眼望去,能看到模型没有腿,亮闪闪的肋部后面没有内脏,撑开的裙子像个结实的铁丝鸟笼。但是它完整的神经系统让圣彼得很满意。晚上,要是奥古丝姐把罗莎萌或者凯瑟琳的新礼服裙留在模型上,它便常常有了一股子活泼轻快的奇特劲头,好像马上就要出去熬夜,痛快地展示轻

率冒失,轻佻,*folle*^①。看起来,它就像是正打算轻快地走下楼去,或是踮起脚尖正等着开跳华尔兹。这个金属丝女郎的姿态时常像一个举止轻浮的女子,但圣彼得从没被她骗倒过。他自有盲点,但从来不会被这类女子拖下水。

不知怎么的,奥古丝姐的脑子里有一种想法,认为这些制衣模型不是潜心学问之士的良伴,所以她来家里用很多“时间”做活儿的时候,常会为它们的存在而道歉。

“一点关系都没有,奥古丝姐,”教授总是说。“*Monsieur Bergeret*^②都觉得它们挺好,我这儿就更没事儿了。”

这天早晨,圣彼得正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看着面前桌子上那一摞摞文件的时候,门打开了,门口站着奥古丝姐。他吃了一惊,刚才没有听见她那沉重、刻意的脚步声啊!何况台阶上现在连地毯都没有铺!

“啊呀,圣彼得教授!没想到您在这儿,要不我会敲门的。我看您得跟我一起搬了。”

圣彼得站了起来,奥古丝姐喜欢他的礼数,不过他只是让了让座,示意她坐在缝纫机旁的椅子上,然后自己又坐了下去。

“坐吧,奥古丝姐,咱们好好谈谈。我现在还不搬呢,不想把这些资料都搞乱。我会一直在这儿,写完一部分为止。为这事我已经去见过你叔叔了。我会住在新家里,不过要在这儿工作。可这

① 法语。意思是疯疯癫癫。

② 贝日莱先生。法国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贝日莱先生在巴黎》(1901年)的主人公。

得保密。要是四下传开，人们可能会说圣彼得太太和我——都是怎么说的，离了，分居了？”

奥古丝姐目光朝下，宽容地笑着。“您的情况，我想人们会说分居了。”

“完全正确；还是个不错的科学用语。可你知道，我们没有。不过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会在这里写东西。”

“那好，先生。我以后也不会老是碍您的事儿了。新居那边，您漂亮的书房在楼下，而我在三楼有一个明亮、通风的房间。”

“你在那儿不会闻见烟味了，呃？”

“哦，教授，我从来都没有介意过！”奥古丝姐真诚地说。她站起身来，用长胳膊把黑色的半身模型抱了起来。

教授立刻也站了起来。“你要干什么？”

她笑了。“哦，我不会扛着它们满街走的，教授！杂货铺的小伙子就在楼下，他把车推来了，把它们运过去。”

“运过去？”

“嗯，是啊，运到新居去，教授。我比原定时间早来了一周，要给圣彼得太太做窗帘和底边。今天上午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过去，除了缝纫机，它太沉了，推车运不动，下回那个小伙子会用送货车来搬。能请您帮忙拉一下门吗？”

“不！不行！绝对不行。做窗帘又不需要她。我要继续在这里工作，屋子里就不能变。他可以把缝纫机运走，没问题。不过请你把她放回柜子上去，她就该呆在那儿。她在那里一直很好。”圣彼得走到门边，背朝房门站定。

奥古丝姐把手里沉重的物件搭在柜子边缘。

“可下周我就得给圣彼得太太做衣服了，那时候就需要制衣模型了。那小伙子都来了，就把它们运过去了。”她息事宁人地说。

“天杀的！他敢！不能把她们运走。她们就待在原处。你不能带走我的女郎。简直闻所未闻！”

这会儿奥古丝姐有点被他惹恼了，也替他害臊。“可是教授，没有制衣模型我没法干活。这么多年来它们这么碍事，您总在抱怨，别再阻拦了，先生。”

“我从来没有抱怨过，奥古丝姐。她们勾起过一些失望的情绪，这我也许怨过，或者也许抱怨过她们暗示出的那种赤裸裸的生物渴望——但抱怨她们本身，绝对没有！去买几个新的放在你那通风的工作室里吧，想买几个就买几个。都说我现在有钱了，不是吗？去买吧，可你不能拿走我的女人。就是这样。”

奥古丝姐垂下眼帘，在教堂里听人谈起黑暗的罪孽时，她总会这样。“教授，”她严厉地说，“我觉得这次您的玩笑开过头了。以前您不这样。”她的下巴探了出来，看得出，她认为这个提案很不得体。

“不管你怎么想，你不能把她们拿走。”他们俩都思索着，现在都较上真了。奥古丝姐先开口打破了对抗性的沉默。

“我想，我能把服装纸样带走吧？”

“服装纸样？噢，那个，和我的旧笔记本一起存在沙发里的那些剪裁样式？当然，你可以拿走。我来帮你抬起来。”沙发贴墙摆着，在斜切下来的天花板下面。他把箱式沙发上面的板子抬了起

来,在布制的箱体里,一头放着一摞笔记本和一捆捆用绳子绑好的四四方方的手稿,一头有很多服装纸样——报纸剪出来的小小的一卷卷,用缎带、格子布、丝带、乔其纱绑着。这些纸样是一个连续的图表,随着圣彼得家小姐们从少女到少妇的身材、高度的变化而变化着。在箱子的中间部分,服装纸样和手稿混在了一起。

“要分开我们的日常工作,我看真有点困难呢,奥古丝姐。咱们的纸头混在一起太久了。”

“是啊,教授。我刚来给圣彼得太太做针线活的时候,从没想过会一直做到头发都灰白了。”

他吃了一惊。奥古丝姐还能期待什么其他的未来呢?她这句表白令他很惊讶。

“唔,嗯,对此我们不要太悲伤,奥古丝姐。生活总是不肯按我们设想的那样展开,对谁都一样。”他站在那里,看着她那动作缓慢的大手把一件又一件东西放进他的废纸篓,打算搬到下面的车上去。他一直都感到好奇,这么一双开合僵硬如伞的手怎么做针线活呢——奥古丝姐身上没有一点儿法式的轻快灵巧;她缝领结的时候,手就僵在那儿。她本人呢,大个子,大骨架,身材扁平举止僵硬,相貌平平,脸孔坚毅,棕色的眼睛毫无生趣。她蹲在沙发边整理着她的服装纸样,他则站在一边,手搭在盖板上,虽然盖板自己可以撑开,不需要他来扶着。她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让他心烦意乱。

“你的头发真多啊,奥古丝姐!要知道,我觉得你两边的灰白发可真不错。让你很有特色。你永远也不需要差不多所有橱窗里

都在展示的假发。”

“已经到处都是了，教授。我的好多雇主都戴，您永远都想不到的人也在戴。人家说差不多都是从死了的中国佬头上剪下来的。真的，现在太普遍了，牧师上礼拜都批评了呢。”

“是吗，真的？为什么呢，他能说什么？这似乎是相当私密的事情啊。”

“哦，他说这快成教堂里的尴尬丑事了，而且他说，最恶心的是，牧师们去看望一个虔诚的女士时，想在她的屋里不发现点什么长假发、发垫和头套之类的，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老天在上，奥古丝姐！一个牧师，有什么事非要他进入女士们摘下头套的房间里去，或者去会见不戴头套的女士们呢？”

奥古丝姐脸红了，试图做出愤怒的样子，但还是差点没咯咯笑出来。“他当然是去给她们行圣餐礼，教授！您今天是打定主意要对着干了，是不是？”

“你可让我把心放回肚子里了。是啊，我相信突然病倒的时候，假发什么的摘下来是会随处放一放的。不过你最先复述牧师的话时，奥古丝姐，可真是吓了我一跳呢。以后你在新居做针线活，我在这里继续工作，你永远也不可能说服我重归我爸爸的信仰了。谁来提醒我什么时候是万灵节、四季节和耶稣受难节，或者其他节日呢？”

奥古丝姐说她必须走了。圣彼得听见她下楼时发出了那著名的脚步声。她让他想起了以往的年月，真的！她最常来家里做活的时候，正是女儿们还小、需要很多干净外套的时候。也正是在那

些年里,他开始着手写作他的大部头;那些年里,想要成就事业的欲望,和成就这项事业所必需面对的可以预见的巨大困难,一直在他脑海里互相缠斗不休,就像《麦克白》里那两个精疲力竭的游泳者一样。过了很多年,他才有勇气对自己说:“我要做这件令人眼花缭乱、美好而无望的事儿!”

十五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他的《西班牙探险家在北美》,这间屋子一直是他的操控中心。其间,有悦人的出行和短期旅程——他在西班牙用来调查文献的整整两年,在西南部追随西班牙探险家踪迹的两个夏天,在旧墨西哥州的一个夏天,还有跑去法国看望房东家兄弟的那一段时间。不过笔记也好文献也罢,还有那些观点,最终总是回到这间屋子里。在这里,它们被消化、分类,被编织进他的历史篇章中合适的地方。

客观地说,这个缝纫间不管对谁来说都是最不适宜的书房,但这是整幢房子里唯一一间能让他不受打扰的地方,可以让他与家庭生活的迷人剧情隔绝开来。没人会来打搅他,楼下的生活从窄窄的楼梯传上来,往往只剩下了一种模糊的感觉,通常都是悦人的。当然,其他方面就毫无优势可言了。暖炉的温度到不了三楼。缝纫室里,除了一个没有排风管、破旧生锈的圆形煤气炉以外,没有其他取暖途径——这炉子燃烧煤气不够充分,还十分消耗空气。为此,窗户必须得大开着,否则,因为天花板太低,屋里的空气很快就不能呼吸了。如果炉火不旺,窗子开得又不够大,一阵强风就能彻底把这倒霉的东西熄灭,而一个全神贯注的人就可能在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窒息过去。教授发现,冬天里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把煤气炉烧到最旺,再把窗户用钩子撑开到最大程度。这么一来,尽管他不得不在工作服外面再套一件皮衣,不过总算能得到足够的氧气工作下去。

现在他在思量,为什么没有早点弄一个好一点的炉子,一个新型号的;或者干吗不至少把这个锈迹斑斑的炉子刷一刷。但他正是靠着忽视这些拖后腿的因素前进的。他完全不是什么禁欲主义的苦行僧。他知道自己耽于享乐,并趋之若鹜。如果有什么事情能带来快乐,他就算是卖掉贴身衬衣也要得到。他得到了很多奢侈的东西,而这正是靠牺牲掉许多所谓的必需品得来的。比如说,他可以在写字台上方的插口里安一个方便的电灯。可他宁可坐在一盏忠心耿耿的煤油灯旁写作,亲自添加煤油并捻明捻暗。有时候他发现柜橱里的煤油罐空了;为了添满,他得走下好几层楼去地下室,而在路上他差不多是一定会产生其他的兴趣,孩子们在干什么,或者太太正在做什么,又或者他会留意到厨房水槽下面的毯子破了,女仆都把它踢得掀起来了,他就会停下来把地毯钉回去。在这个回落人类住所的危险旅程中,他可能会失去兴致,失去热情,甚至失去耐性。所以灯没油的时候——这总是发生在写作最重要的某个段落的时候——他就往脑门上戴个遮光眼罩,凑着桌子上方大约4英尺高处的一盏略微探出墙面的弧形短壁灯,在梨形灯泡发出的折磨人的光线下继续工作。即便是对他这样视力很好的人而言,这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他一旦开始伏案工作,就不敢走神。他早就发现,就像胃被训练得会在固定时间段感到饥饿一样,你可以训练你的头脑在固定的时间保持活跃。